

烟云过眼话收藏(上)

□萧平

“东坡为王驸马晋卿作宝绘堂序，以烟云过眼喻之。然虽烟云过眼。而烟云固长郁于胸中也。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观。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

这段文字，是现代鉴藏大家张伯驹先生(1898-1982年)1932年所作《丛碧书画录》序言的一部分。短短百余字，道出了书画收藏的历史逸事和他对书画的癖嗜、收藏的艰辛及收获的愉悦和快乐。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这些稀世名迹皆经其珍藏，最终归于国家，惠于民众，这是应该载入历史的功绩，也是作为收藏家的张先生的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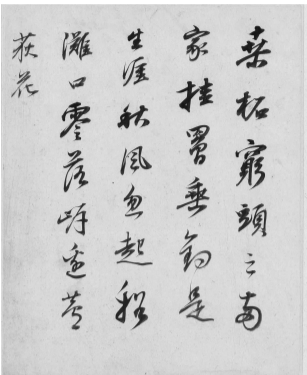
烟云过眼，何其洒落豁达！然而，岁月悠悠，世事变迁，珍藏难永，这又何尝不是历代收藏家的感叹。清代收藏家顾文彬(1811-1889年)在苏州筑园建楼，贮藏法书名画，名其楼曰“过云楼”，其意亦正在此。顾氏子孙四代珍藏，延绵百余年，最终亦大多捐献给国家，这在我国收藏史上已是甚少见的了。

伯驹先生说：“虽烟云过眼，而烟云固长郁于胸中也”，又说：“已与我相合矣”。这使我想起了陆俨少先生，他青年时在南京看了故宫收藏的古代书画展，便自谓“贫儿暴富”，可见中国书画名迹感人的力量。无论“长郁于胸”还是“暴富”，都是指的由视觉到达心灵，进入精神层面的收获。我想，这大约便是书画收藏的意义所在。

丰子恺先生1936年有一篇“图画与人生”的讲演稿，把用于看画的眼睛与用于吃饭的嘴巴作比较，得出“嘴巴是肉体的嘴巴，眼睛是精神的嘴巴”的结语。又说，嘴巴辨别滋味，不必练习；眼睛辨别美丑，必须经过练习。所以嘴巴的味觉称“下等感觉”，眼睛的视觉称“高等感觉”。《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几希”恐怕就在眼睛里



爱莲居藏龚贤山水册之四



爱莲居藏董其昌书画册之三

头。丰先生在另一篇《绘画之用》的短文中作如下结论：“真的绘画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真的绘画。无用便是大用。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便是绘画的大用。”这里，“有用”的绘画指的是实用美术。“无用”的中国绘画，才是我们收藏的对象。

历史上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梁先生所指文化，是就大文化而言的，然压缩到小文化以至于中国画——进入现代以前的中国画，其情其状，与中国的大文化相一致。

中国画是中国人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的，中国画自具特征，自成体系，与其他绘画差异甚大。中国画在其绵长的历史中，自体系完备始，不复有大的改变，显示着内部的高度妥当性与调和性，早已臻成熟之境。所以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是独立于东方的一株最为显赫的大树。

中国画究竟有哪些赖以独立、异于其他绘画的特征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有两点：其一是意象。即所谓观其大意，写其大意。既是一种思维观念，又是一种方法手段。意象，处于具象和抽象之间，即“不似之似也”！石

涛诗曰：“天地浑融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这便是意象的山水。齐白石说：“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黄宾虹说得更明白：“画有三：一、绝似物象者，此欺世盗名之画；二、绝不似物象者，往往托名写意，鱼目混珠，亦欺世盗名之画；三、唯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画。”这里的“绝似又绝不似”，指对于物象外形之适当改造和抽象，使其可辨可识却不“绝似”。而重点用心于对象的神意、气息、韵律，即所谓的“忘形得意”“遗貌取神”。

其二是诗、书、画、印四位一体。中国画家，往往兼为诗人，亦有诗人而兼画家的。宋代以来，中国画渐以文人画为主导，诗画几不可分了。诗境、画意相通，互为补充，互为延伸。书画同源、同法，书法的成熟早于绘画，它既是绘画的基础，又是绘画的先导。赵孟頫诗曰：“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中国的书法其实就是抽象的画，那么，画就是有形的书法了。文人介入印，大约在明代中期，而大成于清代中后期，如赵之谦、吴昌硕，他们的画作中，不但钤有自己治的印，而且笔墨中含有极浓的金石气。画中融进了诗、书、印的元素，不是数字可计的成分，而

是自本根开始就生长在一起的。这样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内涵和艺术性。“与中国戏剧融有音乐、舞蹈一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潘天寿先生语)

因为中国画具备了上述特殊性格，所以受到广泛喜爱，而真正登堂入室又必经甚高的台阶。对藏家而言，就必须具有诸多方面的学养，如子恺先生所说，用以辨别的眼，又必须经过长久的练习。

随着中国画成熟发展的路程，它超逸清雅的意趣，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欣赏，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无不津津乐道，视此为风雅的标志。广收天下书画名迹，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就已开始，据说汉武帝时的“秘阁”就是为此而设。之后，魏、晋、隋、唐，一代甚似一代，唐太宗李世民时，内府书画收藏激增，太宗对王羲之书法尤爱之成癖。甚至派萧翼骗取辨才和尚所藏王氏名迹《兰亭集序》。到了宋徽宗赵佶时，皇室书画收藏已达高峰，据《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两书所录，已达七千六百三十余卷。清代内府收藏最盛于乾隆，存世历代名迹几乎被收罗无遗，所藏已达数万件，超过了宋徽宗时期。可是随着当时国势衰颓，藏品也渐散失。1860年英法联军将圆明园所藏书画洗劫一空，顾恺之名迹《女史箴图》也被劫往伦敦。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清宫，书画再遭劫难，损失更大。及至1911年清帝逊位，溥仪又将1200多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陆续散失于东北。近一个世纪后，我们在北京的拍卖会上还能偶尔见到那些流落的名迹。世事沧桑，即使是皇室的书画收藏，也不能不让我们产生烟云过眼、浩渺难测之叹！

800多年前，饱经忧患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其与丈夫赵明诚积30年心血集藏的金石书画毁于靖康兵燹之后，发出痛彻心骨的诘问：“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一部中国收藏史，证明了收藏家的际遇与宝物之聚散存亡，无不与国之兴亡息息相关。

朱曜奎工作室落户熙和美术馆，首展明日开幕

“妙造天地·匠心大美——朱曜奎油画·漆画·国画艺术展”新闻发布会将于11月14日上午在南京熙和美术馆正式启动。

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中国杰出美术教育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朱曜奎将亲自为熙和美术馆题写馆名，并与南京熙和美术馆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朱曜奎教授将其在江苏首家工作室落户熙和美术馆，作为各自领域内的翘楚，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展开全面深入的合作。

熙和美术馆致力于与中国当代极具价值和潜力的艺术家合作，将中国优秀

的文化与艺术传递给广大群众。此次合作确立，宣告熙和美术馆的行进步伐再次迈向高位，文化艺术传承道路再度拓宽。

据了解，朱曜奎教授在熙和美术馆的首个展览将于11月15日至28日开展。展览分为三个单元：巅峰妙境、漆彩意境、毫蕴幻境，分别展出了朱曜奎油画、漆画、国画等100余幅精品力作，作品将中国自然山水与传统艺术紧密结合，“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生命境界。

大桥文化收藏展暨精准扶贫爱心义卖活动圆满落幕

近日，“凝心聚力 桥遇美好”——大桥文化收藏展开幕式暨精准扶贫爱心义卖活动在张家港锦丰服务区·飞地艺术空间圆满落幕。本次大桥文化收藏展邀请著名收藏家马志方，将南京长江大桥主题部分艺术收藏品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这场展览不仅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南京长江大桥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好回忆，而且实现了南京长江大桥与沪苏通长江大桥这两座具有划时代意义桥梁的跨越时空对话。

长江大桥是一代人的记忆，大桥的符号不仅在美术创作上有深深的体现，更牢

牢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伴随着一代中国人的成长，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情感烙印。本次展览中展出的藏品种类十分丰富，大到印有长江大桥图样的床架、宣传画、自行车，小到一本练习册、一张报纸、一枚粮票，向观众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大桥给民众留下的深刻印记。

11月7日展览开幕当天，传·飞地艺术空间还在现场举办了充满社会正能量的精准扶贫爱心义卖活动。共筹集45970元，将捐赠给张家港鼎盛村贫困帮扶对象和专项扶贫基金。

2020扬州美术双年展

展览时间:2020年11月15日-12月5日
展览地点:扬州市美术馆1、2、3、4号展厅

本次双年展自征稿以来，共计收到来自我省各地及部分外省美术作品663件，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漆画、水彩水粉、插画、雕塑、烙画、综合材料以及年画等。经

国潮汉风——徐州县(市)区书画精品展

展览时间:2020年11月13日-11月20日
展览地点:江苏省美术馆新馆5号厅

本次展览汇集了徐州市基层5县(市)5区美术界的精品力作，突出了徐州地方特色，展现了彭城画派的面貌。参展作品紧紧围绕全面小康、脱贫攻坚的主题，坚持以人

方华山水主题画展在南京江心洲桃园著举办

近日，一场山水主题画展在南京江心洲桃园著举行，创作者、南京山水画家方华拿出几十幅其擅长的江南山水作品对外展出。

方华为匈牙利华人华侨书画院院长、江苏省工业合作联合会书画院副院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被多所院校聘为客座教授，并创办方华书画工作室。因自幼生长于江南，方华一直致力于锦绣江南山

水的绘画创作，他诗一般的田园山水作除了表达江南美景的淡淡诗境外，画面也传递出画家情感的细腻柔和。创作上，他将传统功底、个人生活感受和创作上的个性面貌相结合，形成了自己意境深厚的笔墨山水。在如今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状况下，除了描绘自己擅长的山水题材外，方华也深情描绘抗疫题材作品一并展出，表达作为绘画者对疫情中逆行者的敬意。